

论北村小说的叙事风格

张小平¹, 于京一²

(1.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江苏南京 210003; 2.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当代新潮小说家北村的小说颇具先锋意味, 提供了小说形式分析与解读的标志性文本。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盛行, 使叙述者在故事内外、当下与历史、主观与客观间自由穿梭, 赋予作品以无数外在悬念, 有效推动叙述的展开。叙述视角的自由切换又构建了重重迷宫, 无数内在悬念由此产生。二者内外交织, 借以顺叙、倒叙、插叙及预叙等手法的运用, 共同构筑起北村小说独特的叙事风格。

关键词: 北村; 叙述; 第一人称; 叙事风格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6-0018-06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6.004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北村的很多小说读起来光怪陆离、斑驳丛生, 这与他在叙述形式上的热情探索与大胆创新密不可分。作为文体实验的弄潮者, 北村的小说为我们进行形式主义的分析与解读提供了标志性文本。我们知道, 决定一部作品叙事特色的无非是作者对叙述声音的选择(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以及叙述者在作品中对叙述视角的选择。北村便是充分利用叙述人称的转换和叙述视角的切换来构筑叙述迷津的高手, 他的小说文本布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迷宫。

一、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盛行

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的巧妙运用对于丰富小说的魅力无疑显得举足轻重, 对此著名学者申丹曾有过让人信服的论述。按照她的观点, 所有的叙述视角可以分为四类, 即“(1) 零视角或无限制型视角(即传统的全知叙述); (2) 内视角(它仍然包含热奈特提及的三个分类(固定式、多重式、转换式), 但固定式内视角不仅包含像亨利·詹姆斯的《专使》那样的第三人称‘固定性人物有限视角’, 而且也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 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中心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 (3) 第一人称外视角(即固定式内视角涉及的两种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 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 (4) 第三人称外视角(同热奈特的‘外聚焦’)”^[1]。仔细分析北村的小说, 我们惊奇地发现, 他特别热衷于第一人称叙述, 而有些忽略第三人称叙述: 除了《劫持者说》等少数几部,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采用第一人称口吻展开叙述。这可能就是北村小说特有的叙述秘密与魅力所在。

(一) 第一人称叙述的文本特色

首先, 自由出入的叙述魅力。第一人称叙述的采用使叙述者在小说文本中可以纵横驰骋、自

收稿日期: 2009-05-16

作者简介: 张小平(1979-), 男, 山东海阳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影视文学, 文化传播

由穿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由穿梭于故事的内外。在这类小说中，“我”一会儿作为小说的讲述者引领读者在故事中蜿蜒前行，一会儿又成为故事中的角色参与故事的展开，甚至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他可以根据叙述的需要，悠然自得地出入故事，而且“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情绪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叙述的节奏和速度，带来叙述时空的变化，并进而改变小说的结构形态”^[2]，从而展示出第一人称叙述的巨大优势。在小说《孔成的生活》中，一开始致力于将孔成的死写成小说的“我”显然是不折不扣的叙述者身份，“我”的任务就是揭示孔成死亡的原因；然而，当小说展开后我们发现，“我”已经成为故事的真正主人公，孔成只是作为一个影子跟随在“我”的周围。在关于孔成死因的调查中，“我”的所见所闻所感直接左右着小说前进的方向和叙述的速度、姿态、密度等。当然，小说并没有一味地沉迷在“我”的经历之中，而是时不时地运用采访、日记、县志、档案材料等来假惺惺地提醒读者“我”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而且在附记当中又提到“我”这篇写孔成的小说出版后被蔑视的遭遇。小说《玛卓的爱情》同样如此，“我”先是以叙述者的面目出现，小说开篇便一本正经地写道：“伙计，我要跟你讲的故事已经开始了，其实我很不愿意回忆她的事，她叫玛卓，这个名字听上去比较古怪是吧？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你认识她的丈夫刘仁，想起来了？……”而故事却以过去进行时态展开，一会儿写“我”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一会儿写“我”听刘仁与玛卓对自己往昔爱情与当前婚姻的回忆和讲述，一会儿又写“我”为了他们两人的婚姻而疲于斡旋。在这种多人讲述的过程中故事不可避免地时常中断，“我”作为线索式的人物只能在其中来回穿梭。

第二，当下与历史/记忆的交织。这在小说《家族记忆》、《长征》和《聒噪者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家族记忆》凭借叙述者“我”的灵活处理，将传说、考证、引述父亲的讲述和“我”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既回溯了家族兴衰变迁的历史、先人的生活经历等种种遗事，又不时地发表“我”个人的看法和评价，从而在历史与当下的对照中揭示出历史的荒诞以及个人在历史中不可思议的力量。小说《长征》的叙述在“我”的现实生活与陶将军等的历史故事中交织展开，通过“我”聆听不同人物的讲述使将军的故事补充完成，这其中的情节既清晰可辨又疑团重重。而《聒噪者说》表面上看是一个现实的案件侦察，实际上在“我”的掺和下，演绎成了对林展新与朱茂新的错综复杂的心理、记忆等的发掘，以及对历史档案记载（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记忆）的辨伪求证，它们夹杂着“我”的现实生活，变得更加纷纭复杂。

第三，主观与客观的杂糅相融。人物的主观想象、思考、情绪活动与文本的客观叙述粘合在一起，让人难以区分：《孔成的生活》的开篇到底是“我”的梦境还是真正发生的现实，唐松、董云、王弟等对孔成的回忆到底是客观的存在还是恶意的篡改或无意识中的虚构与想象；《聒噪者说》中“我”对死者与教授了解的依据是什么，是档案材料还是主观臆想与猜测？文本中簇拥的“在我的预感中”、“我猜想”、“可以想象”、“我无法获得准确的印象”等涂满主观色彩的语句直接让我们陷入一片糊涂之中。总之，“我”的心理感受、侦察推理与对案件的讲述完全混合在一起，而案件的调查也与人物的档案交织在一起展开，这使小说事件变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其次，限制叙述的神秘效果。毫无疑问，第一人称叙述是一种限制叙述，它既不可能像“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那样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述，也不像第三人称外视角那样十分冷静、客观地展开叙述，而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灵活而神秘的叙述。这突出地表现在小说文本对各种悬念的恣意制造上。由于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读者在阅读时毫无选择的自由，只能

跟随“我”的步伐在小说中或前进或游走,离开了叙述者的引领,我们将无法完成小说的阅读。这便意味着在赋予叙述者以极大权力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中蛊惑他萌生了滥用权力的欲望,于是叙述者开始故意在小说中大肆投掷“烟雾弹”,制造各种悬念。北村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这些悬念来展开并推动小说的发展。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否认其他叙述方式能够制造悬念的意思,只是其他叙述方式制造的悬念往往都会随着文本的展开而得到清晰的解释,而北村小说中由第一人称叙述制造的悬念大多没有解释的可能,从而成为真正的“悬念”悬搁在那里。当然,有的悬念也获得了解释,但那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叙述方式的解释。如,“我是在成功广场的拐角遇见她的,……事后她对我说……,她注意地看了我一眼……,你是谁?王弟。她说,我是孔成的女人”^[3]。这一部分开始的话语显然表明“我”正处在回忆之中,也就是说“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但叙述者“我”就是避而不谈她的身份,故意让读者蒙在鼓里,转而述说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与当年孔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如出一辙,进而回忆第一次与孔成相见时的情景,接下去又叙述“我”与她之间莫名其妙的性爱,直到最后才挑明“她”是孔成的女人,简直让我们大吃一惊。这里,小说便十分巧妙地运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优越之处,靠叙述者“我”暂时放弃“回忆自我”而转用“经验自我”,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交互作用中加强小说的悬念,既自然又出人意料之外,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产生了良好的阅读效果。

总之,第一人称叙述在频繁地穿梭于情绪与梦幻,自由地切割时空和文本以及手到擒来地制造悬念等方面充分施展自己的叙事绝活,将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突如其来地灌注给我们。

(二) 人称转换生成的视角切换

北村除了对第一人称叙述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地运用之外,还频频利用叙述人称的转换来生成小说叙述视角的切换,即使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视角的转换也错综复杂。北村在小说中恣意表演、耍弄着他独具特色的“迷踪拳”,从而制造出他小说的叙事迷津。通过仔细地分析归类,北村小说的叙述视角可分为以下几种:(1)第一人称外视角。这其中又可分为A: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如《家族记忆》、《武则天》等;B: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如《水土不服》、《玻璃》等。(2)第一人称内视角。又可分为A:纯粹的固定内视角,即自始至终由“我”的眼光展开小说,如《孙权的故事》等;B:由第一人称叙述转向多重内视角,即用几个不同人物来讲述同一件事,如《孔成的生活》由董云、唐松、王弟、雷角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来谈论孔成杀人及自杀一案;C:由第一人称叙述转向转换式内视角,即小说先由第一人称切入,然后在此其中插入几个人的轮流讲述组合完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长征》、《玛卓的爱情》、《望着你》等。(3)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转换。又可分为A: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的转换,即小说开篇是第一人称叙述,但在具体展开时却运用了全知叙述的视角,如《伤逝》、《老木的琴》等;B: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换,即小说整体上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在文本当中不时地插入第一人称回忆性叙述,如《周渔的喊叫》、《愤怒》等。(4)第三人称外视角。如《劫持者说》、《施洗的河》、《强暴》和《台湾海峡》等。

当然,这样的划分难免出现生硬摊派的嫌疑,因为有些小说并不纯粹由某一种视角即可涵盖,如《望着你》实际上也属于多重内聚焦,林五环与王维特各自展露了自己的内心和他们的生活,而《聒噪者说》表面上是固定内聚焦,但具体展开时却有转换内聚焦的感觉,仿佛林展新与朱茂新都在替自己说话。我们无意于对这些叙述视角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与论证,毫无疑问的是,这

些变幻莫测的声音与视角交织缠绕在一起，进一步形成了北村小说蛛网般的叙事迷宫。主要表现在：首先，双重本文的建立及其对话性。由于叙述人称与视角的转换，北村的小说普遍产生了双重甚至多重本文的现象。这种双重本文的构建，一方面使小说中关于时空变化的原始叙述都被打破了，小说的叙述获得了立体展开的效果，这既有利于增加小说的叙述容量又增强了小说叙述的深度和表达的潜力；另一方面，这也是小说“对话性”获得重视的表征，这既显示出对巴赫金“复调理论”所强调的文本内部不同声音对话的重视，也为加强小说与世界丰富性的联系找到了切入口，从而使小说拥有了富于张力的阐释空间。

小说《长征》就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本文，现实世界与历史回忆在小说中交织进行。小说《玛卓的爱情》与《水土不服》也分别在小说叙事中出现了人物对爱情与婚姻的插入叙述，形成了与叙述者声音不同的叙述声音，出现了对话的可能性。而《孔成的生活》则是一个多重本文的典范：首先，作者开篇就告诉读者，“我计划把孔成的死写成小说”，并声称下文便是为此小说的写作而搜集的材料，而实际上下文就是关于孔成死亡之谜的探寻；其次，在搜集材料的小说展开中叙述者又自言他在进行着一篇关于《孔成的生活》的写作，已经写了四章，但最终废弃；再次，小说中关于孔成的生活及死亡情况是由唐松、董云、王弟与雷角四人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展开叙述的，他们的讲述显然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更多的则是补充和相悖。这样，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既有叙述者自我声音的悖谬与交流，又有不同人物声音的矛盾和对话，从而产生出“多声部”的叙述效果。

其次，文本整体的间离效果和讽刺性。人称的变化和视角的切换实际上也起到间离故事的作用，使我们无法沉浸在一个完整的故事中难以自拔，而是时常将我们从故事中唤醒或打断，显然这破坏了以往现实主义写作追求的真实性效果。小说《长征》的叙述往往中断在将军爱情传说的精彩之处，而不时回溯到现实中叙述者的视角；现实中的作者则会根据文本节奏的需要而安排不同的因素（如偶遇小秋、陶金或外出理发时听说或查资料获得信息），再次使将军的爱情故事接续进行，但无论如何故事已经无法完整地呈现。《孔成的生活》同样如此。小说《老木的琴》、《玛卓的爱情》等开头与结尾的安排有些类似于曹禺戏剧《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将故事发生后的现实生活分别置于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从而使小说所要呈现的主体故事产生间离效果，它们提醒读者不要沉溺于主体故事的悲欢离合，应该学会从中抽身而出，反思生活，反省人生，从而在故事的结局与结局发生后的现实间产生一种距离美，这一距离美的存在意义在于帮助读者反观当下文化迷醉的状态，这也是小说试图超越现实而实现向“形而上”高度提升的原因。另外，还可以凭借人称的变化和视角的切换来达到一种本文讽刺的效果。

小说《家族记忆》将祖母的开明与历史的荒诞并置在一起，祖母以个体生存的朴素理由反叛历史理智所谓的“本质追求”，毫不留情地撕下了历史“伪本质”的丑恶面纱，从而构成鲜明的对比。小说《长征》让现实爱情的放纵漂浮与变质同历史爱情的坚贞热烈与纯情直接对话，小文、小秋与陶沙在叙述、赏玩将军与吴清德、吴清风的爱情传说中所流露出来的暧昧、揶揄的表情让我们感觉到：爱情在现实中早已远去，甚至死亡。两代人理想的无法苟同和相互信任的难以达成让我们看到了文本的彻底决裂，现实与历史就这样生生地断裂在我们的面前。

总之，一股破碎与嘲讽的气息在北村的小说中流窜飘荡，既使我们在文本的滞涩中饱尝苦闷，又引领我们过足了戏耍历史、本质和崇高的瘾；同时，也使我们对北村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获得了一种切身的感受。

二、借以实现的叙述方法

人称的变化和视角的切换使得北村的小说呈现出繁复芜杂的叙述招数,但无论如何也游离不出传统叙述方法的手掌心,即顺叙、倒叙、插叙及预叙的穿插运用。

首先,是倒叙的整体叙述方法。北村的小说大多在回忆中展开,这显然与他对第一人称叙述的偏爱不无关系,有利于叙述者“我”根据文本的需要而灵活地展开叙述。小说《孙权的故事》开篇写道:“那件事发生之前,我住在一个叫王城的地方待业……”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倒叙手法;《孔成的生活》以孔成之死开篇,然后倒叙调查、追叙孔成的生活及死因;《玛卓的爱情》先用三言两语点出刘仁与玛卓走过的爱情—婚姻—悲剧的历程,然后以倒叙具体展开;《聒噪者说》、《家族记忆》等无不如此。这种在回忆中展开的倒叙手法,既有利于叙述者对小说节奏、叙述基调等的适当把握,也容易拉近与读者的情感距离,于有意无意之中获得他们的同情和理解。

其次,是插叙的轮番上阵。毫无疑问,如果说倒叙是北村小说的整体叙述方式(个别小说依然以顺叙展开),那么可以说插叙已经渗透进北村小说所有文本的叙述当中。在刚刚论述到的倒叙文本中都有插叙的运用,如《孔成的生活》中唐松等人的各自叙述,《玛卓的爱情》中刘仁与玛卓各自对他们婚后生活的追述,等等,而《家族记忆》中的插叙更是让人感到纷乱迷眼。而且,在那些以顺叙展开的作品中也闪现着插叙的身影,如《周渔的喊叫》中有关周渔与陈清的相识、相爱,陈清与李兰的爱情,周渔少女时代的不幸遭遇等;《伤逝》中关于超尘大学时代的爱情、姐姐的爱情与婚姻;《劫持者说》中不断插入的情节使文本更加迷离;而小说《长征》表面上的顺序却无法掩饰其文本中大量的历史插叙,某种程度上插叙部分甚至喧宾夺主而成为文本的主体,等等。传统小说对插叙的运用无非是为了把故事讲述得更加完整、真实,天衣无缝;而北村笔下的小说世界似乎毫不在意于对完整、统一等类似品质的追求,这便意味着插叙在他文本中的作用绝不是简单的补充与说明,有时恰恰相反,起到一种破坏情节连续与结构完整的作用。从这个层面上说,北村小说情节的纷乱与结构的迷宫与他对插叙的迷恋式喜好和运用也密不可分。

再次,是预叙的巧妙运用。“在各种人称的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小说最适宜采用预叙,叙述者在回顾他过去的的生活时可以很自然地预叙将来,因为这个‘将来’相对于第一叙述时间,即‘现在’而言,也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4]显然,在偏爱第一人称叙述的北村的小说文本中寻找预叙将是手到擒来的事情。而关于预叙的作用,罗钢也曾有过颇为精辟的论述:“尽管由于预叙事先揭破故事的结果,破坏了读者发现最终结局的阅读期待,但它却造成另一种性质的心理紧张,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像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呢?’‘社会怎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呢?’‘主人公怎么这样愚蠢呢?’‘主人公怎么发现这件事呢?’等等”^[4]。也就是说,预叙于无意之中也制造了另外的悬念。北村小说中的预叙也发挥着设置悬念的作用,如小说《长征》写道:“这一次搬迁促成了吴清风和吴清德的相识。这次相识预示着所有灾难的来临。”^[5]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如何认识的,后来又发生了哪些灾难,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难,它们不可避免吗,等等;小说《家族记忆》叙述:“我奶奶能嫁到这个汀州有名的大家庭来,……进入到这种大家庭无疑是个保护。事后证明这种想法是错的,这个家成了整个大同乡最多灾多难的家庭。”“据我的堂哥说,祖母如果有文化,可以当总理。我一笑置之。不过,从这件事看,她确实是个人物,尤其在日后的劫难中,她的表现使宁化佬黯然失色。”^[6]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呢?《孔成的生活》开篇就告诉我们孔成的死讯,《玛卓的爱情》也将他们悲剧的爱情早早地置放于我们的

面前；超尘的古怪、孙权的无所事事、陶将军的神奇、康生的猝死、苏林得了癌症、小芳染上性病，等等。所有这些预叙都以疑问和困惑的方式漂浮在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难以沉浸于小说的叙述之中，而是时时抖擞自己的精神搜寻着这些问题的答案。

三、结 语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北村为中坚的这一代人，以实验的品格、独特的方式留下了不容忽视的理想记忆。叙事风格对北村来说是一种实验，一种借助传统叙事方法的实验，一种理想表达的实验，一种内心突围的实验。先锋意味着不断突破自我、否定自我。对北村来说，叙事风格不仅仅是一种人称的运用，一种视角的转换，而且还是一种姿态，一种昂扬地行走于路上、永不停歇的人生姿态，一种对理想信念虔诚追求的姿态。这种姿态魂灵般地游走于北村叙事风格的多重实验中，凝聚着，消散着，建构着，解构着，最终凝成纷繁复杂的文本，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参考文献

- [1]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第3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18.
- [2] 吴义勤. 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107.
- [3] 北村. 玛卓的爱情[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4: 64-66.
- [4] 罗钢. 叙述学导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42.
- [5] 北村. 周渔的喊叫[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51.
- [6] 北村. 家族记忆[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24-127.

Narrative Style of Beicun's Novels

ZHANG Xiaoping¹, YU Jingyi²

(1. Department of Military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anjing, China 210003;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250100)

Abstract: The avant-garde novels written by the contemporary trend-setting novelist, Beicun, provided a landmark text for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form. The prevalence of first-person narration enabled the narrator to switch freely from the story itself to the relevant things of the story,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history, from the subjective world to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the prevalence also infused the story with innumerable external suspense and unfolded the story's narration smoothly. Then, the free switch among narrative perspectives helped to form a mysterious atmosphere in which innumerable internal suspense was originated. Together with the employment of sequential narration, flashback, narration interspersed with flashbacks, flash forward and some other techniques, these two methods interweaved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which built Beicun's unique style of narration.

Key words: Beicun; Narration; First-person; Narrative Style